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書卷四十二

詳校官内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二百三 史部

宋書卷四十一

梁 沈約 撰

列傳第一

后妃

帝祖母號太皇太后母號皇太后妃號皇后漢舊制也晉武帝採漢魏之制置貴嬪夫人貴人是為三夫人位視三公淑妃淑媛淑儀修華修容修儀婕妤容華充華

是為九嬪位視九卿其餘有美人才人才人爵視千石以下高祖受命省二才人其餘仍用晉制貴嬪魏文帝所制夫人魏武帝初建魏國所制貴人漢光武所制淑妃魏明帝所制淑媛魏文帝所制淑儀修華晉武帝所制修容魏文帝所制修儀魏明帝所制婕妤容華前漢舊號充華晉武帝所制美人漢光武所制世祖孝建三年省夫人修華修容置貴妃位比相國進貴嬪位比丞相貴人位比三司以為三夫人又置昭儀昭容昭華以

代修華修儀修容又中才人充衣以為散位昭儀漢元帝所制昭容世祖所制昭華魏明帝所制中才人晉武帝所制充衣前漢舊制太宗泰始元年省淑妃昭華中才人充衣復置修儀修容才人良人三年又省脩人置脩姬以備三夫人之數又置昭華增淑容承徽列榮以淑媛淑儀淑容昭華昭儀昭容修華修儀修容為九嬪婕妤容華充華承徽列榮凡五職班亞九嬪美人中才人才人三職為散役其後太宗留心後房擬外百官備

位置内職列其名品于後

後宮通尹　準錄尚書

紫極戶主　光興戶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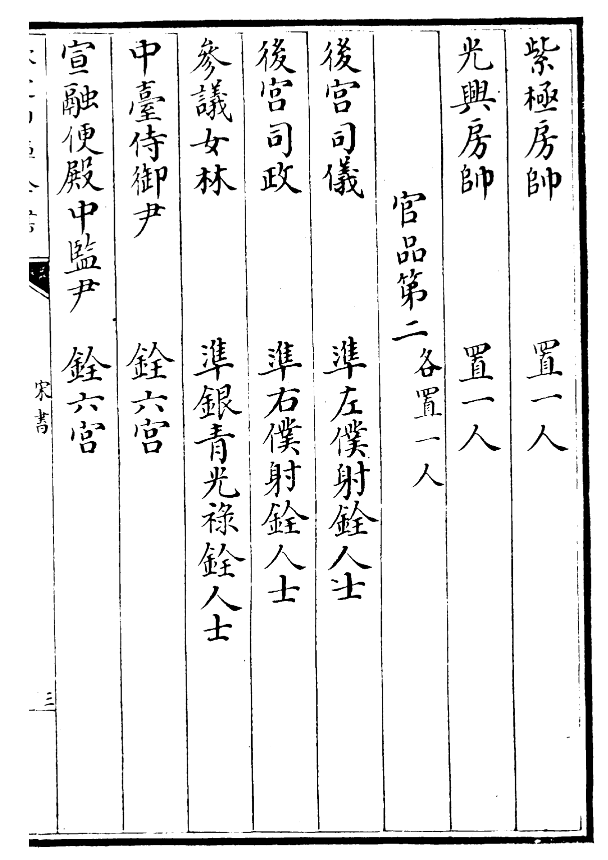
官品第一各置一人並銓六宮

後宮㓫叙　準尚書令銓六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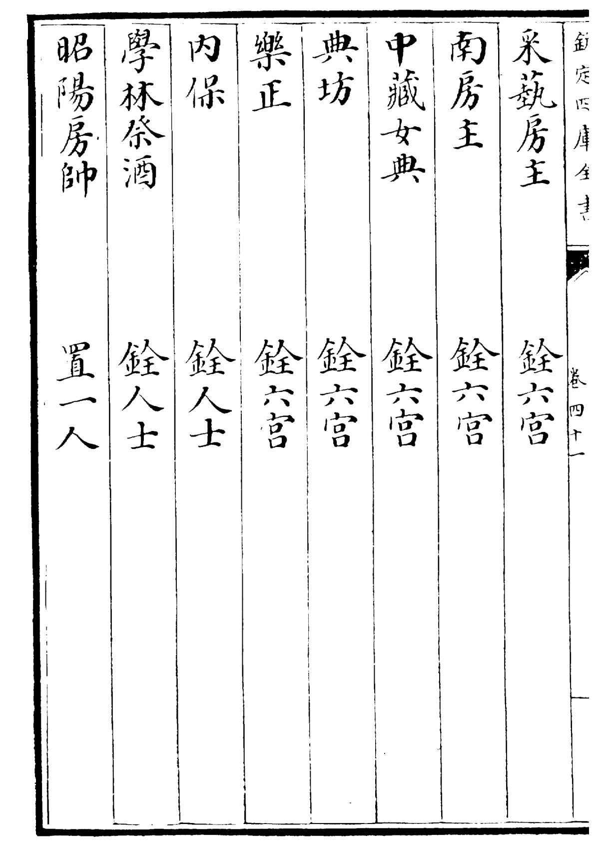
紫極中監尹　銓六宮

光興中監尹　銓六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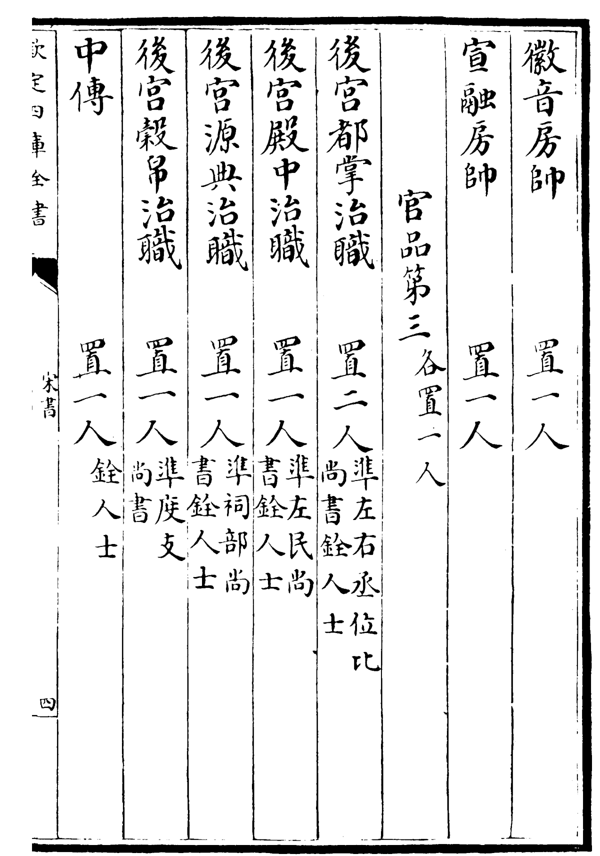
宣融戶主　銓六宮



紫極房帥　置一人
光興房帥　置一人
官品第二各置一人
後宮司儀　準左僕射銓人士
後宮司政　準右僕射銓人士
參議女林　準銀青光祿銓人士
中臺侍御尹　銓六宮
宣融便殿中監尹　銓六宮



采蘞房主　銓六宮
南房主　銓六宮
中藏女典　銓六宮
典坊　銓六宮
樂正　銓六宮
内保　銓人士
學林祭酒　銓人士
昭陽房帥　置一人



徽音房帥　置一人

宣融房帥　置一人

官品第三各置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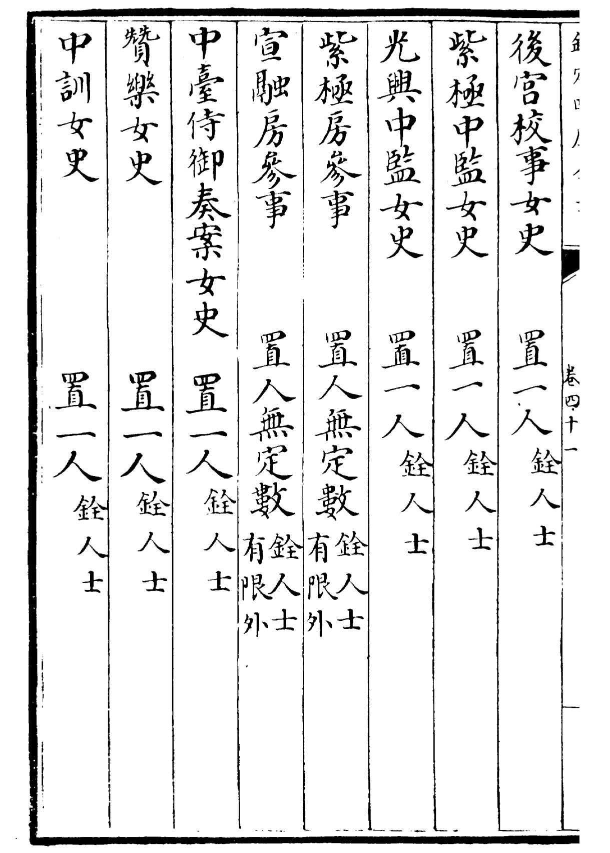
後宮都掌治職　置二人準左右丞位比尚書銓人士

後宮殿中治職　置一人準左民尚書銓人士

後宮源典治職　置一人準祠部尚書銓人士

後宮縠帛治職　置一人準度支尚書

中傳　置一人銓人士



後宮校事女史　置一人　銓人士

紫極中監女史　置一人　銓人士

光興中監女史　置一人　銓人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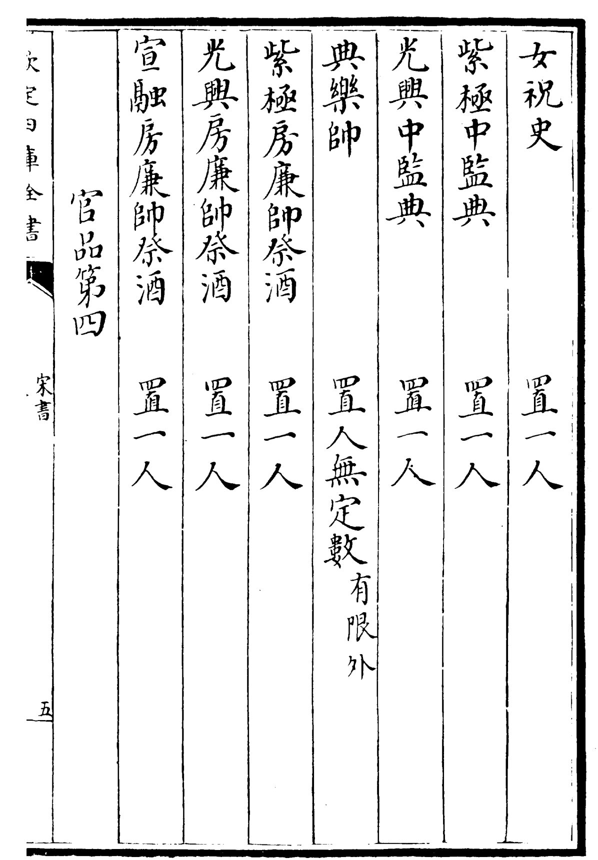
紫極房參事　置人無定數　銓人士有限外

宣融房參事　置人無定數　銓人士有限外

中臺侍御奏案女史　置一人　銓人士

贊樂女史　置一人　銓人士

中訓女史　置一人　銓人士



女祝史　　置一人

紫極中監典　　置一人

光興中監典　　置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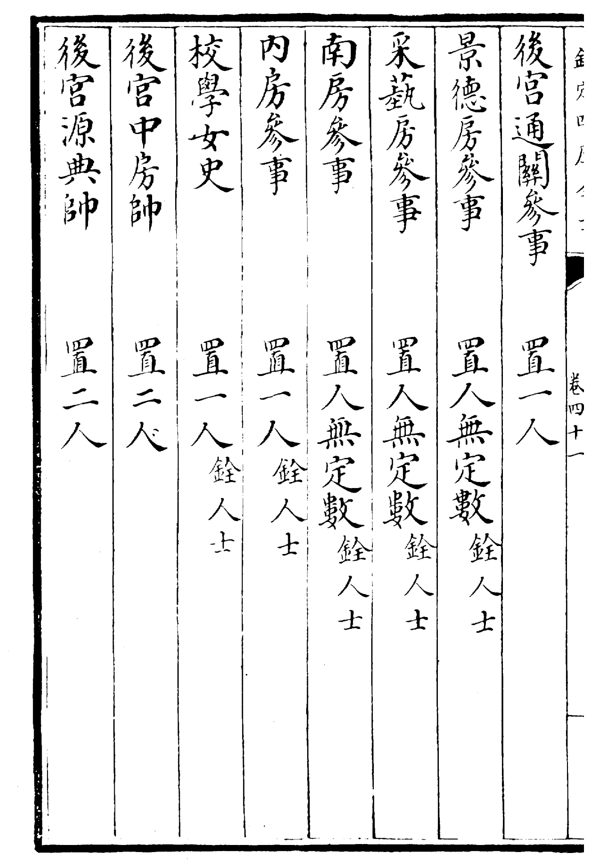
典樂帥　　置人無定數有限外

紫極房廉帥祭酒　　置一人

光興房廉帥祭酒　　置一人

宣融房廉帥祭酒　　置一人

官品第四



後宫通關參事　置一人

景德房參事　置人無定數銓人士

采藝房參事　置人無定數銓人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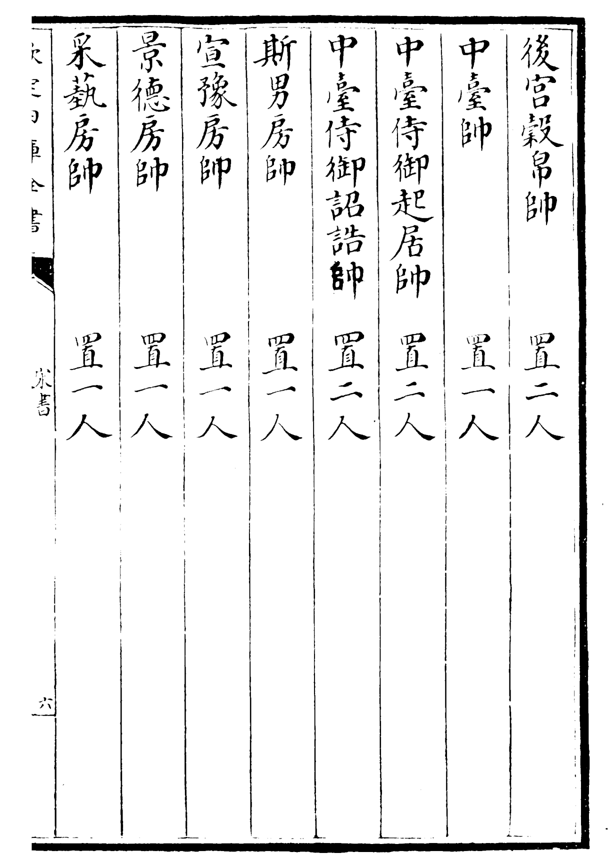
南房參事　置人無定數銓人士

內房參事　置一人銓人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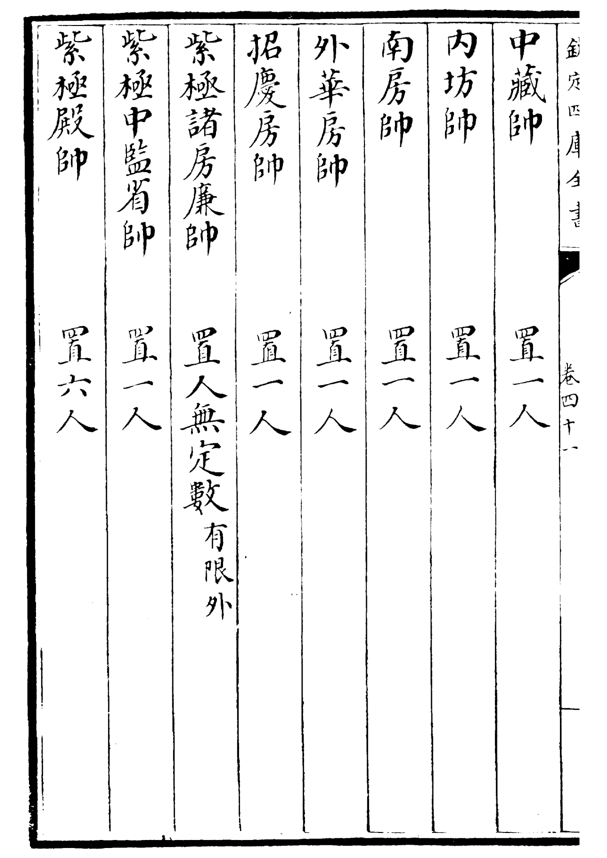
校學女史　置一人銓人士

後宫中房帥　置二人

後宫源典帥　置二人



後宮穀帛師　置二人
中臺師　置一人
中臺侍御起居師　置二人
中臺侍御詔誥師　置二人
斯男房師　置一人
宣豫房師　置一人
景德房師　置一人
采藝房師　置一人



中藏師　置一人

内坊師　置一人

南房師　置一人

外華房師　置一人

招慶房師　置一人

紫極諸房廉師　置人無定數有限外

紫極中監省師　置一人

紫極殿師　置六人

光興殿帥　置四人

徽音監帥　置一人

徽章監帥　置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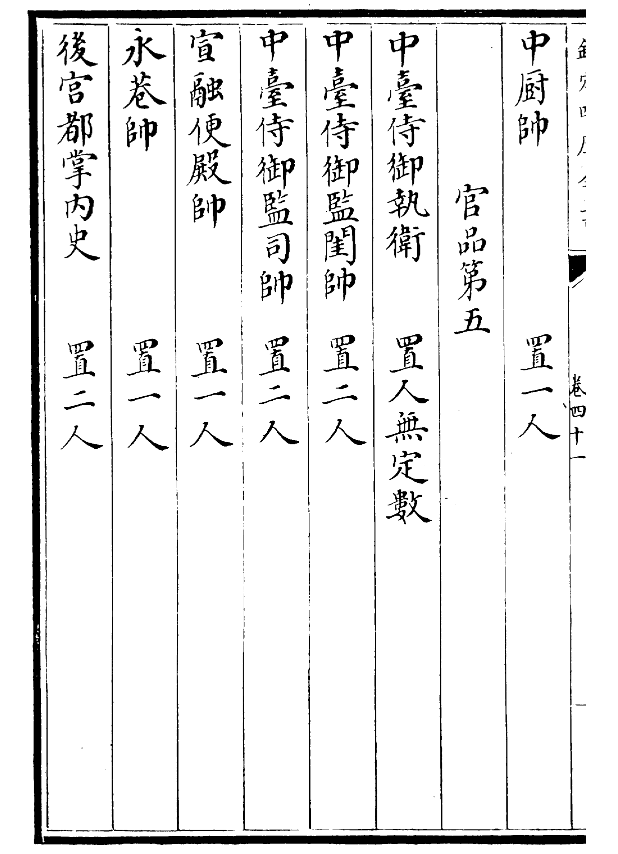
宣融便殿中監典　置一人

清商帥　置人無定數

總章帥　置人無定數

左西章帥　置人無定數

右西章帥　置人無定數



中厨師　置一人

官品第五

中臺侍御執衛　置人無定數

中臺侍御監閨師　置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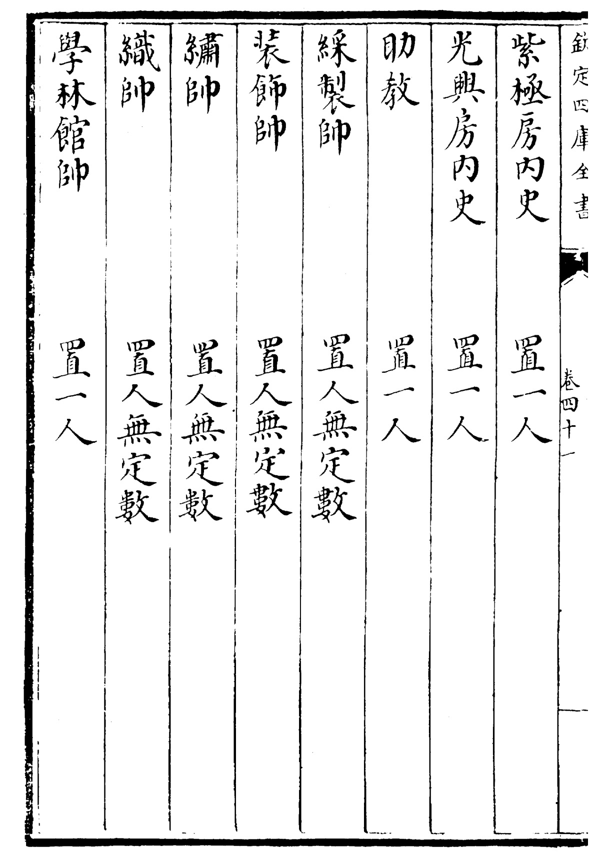
中臺侍御監司師　置二人

宣融便殿師　置一人

永巷師　置一人

後宫都掌内史　置二人

後宮殿中內史　置一人
後宮源典內史　置一人
後宮穀帛內史　置二人
後宮監臨內史　置二人
中臺侍御執法內史置一人
中臺侍御典內史　置二人
中臺侍御節度內史置二人
中臺侍御應內史　置六人



紫極房内史 置一人

光興房内史 置一人

助教 置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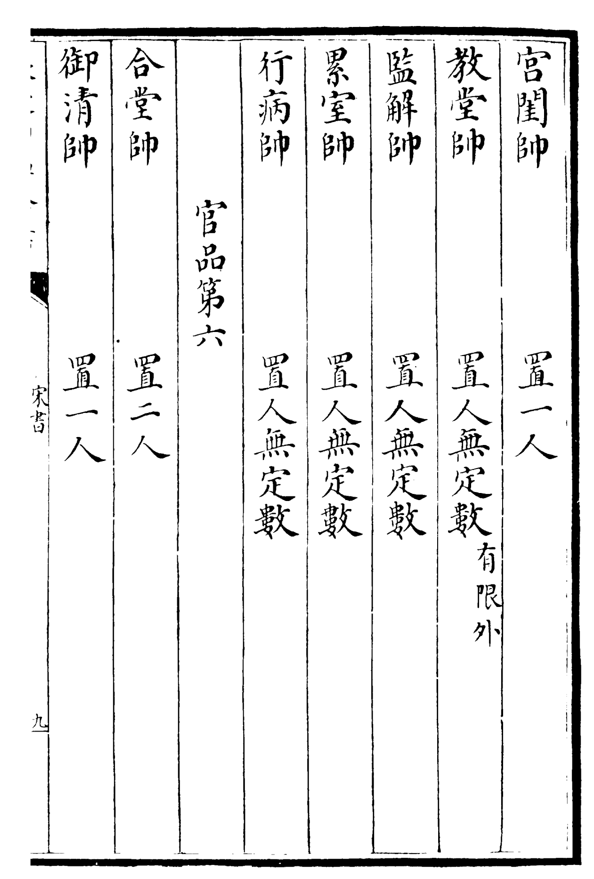
綵製師 置人無定數

裝飾師 置人無定數

繡師 置人無定數

織師 置人無定數

學林館師 置一人



宮閨師　置一人

教堂師　置人無定數有限外

監解師　置人無定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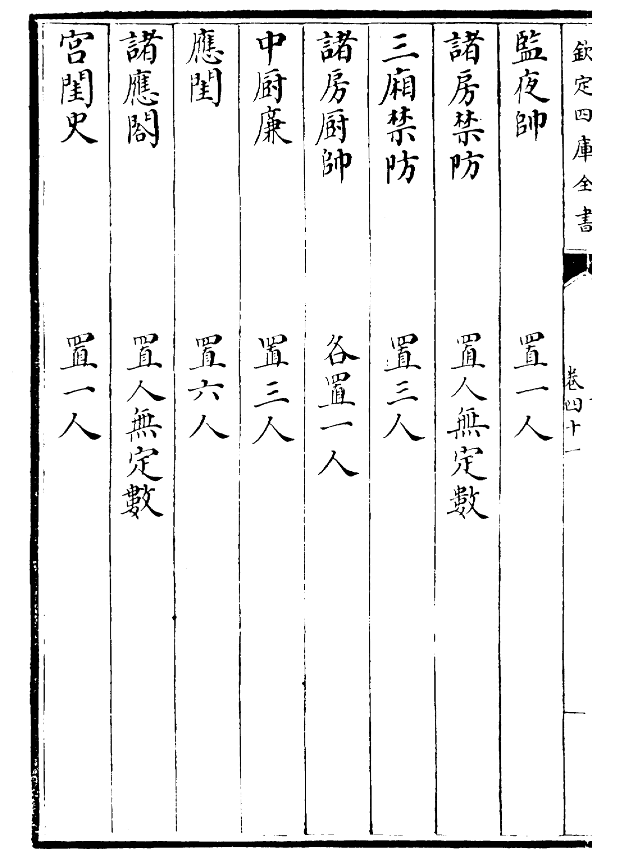
累室師　置人無定數

行病師　置人無定數

官品第六

合堂師　置二人

御清師　置一人



監夜帥　置一人

諸房禁防　置人無定數

三廂禁防　置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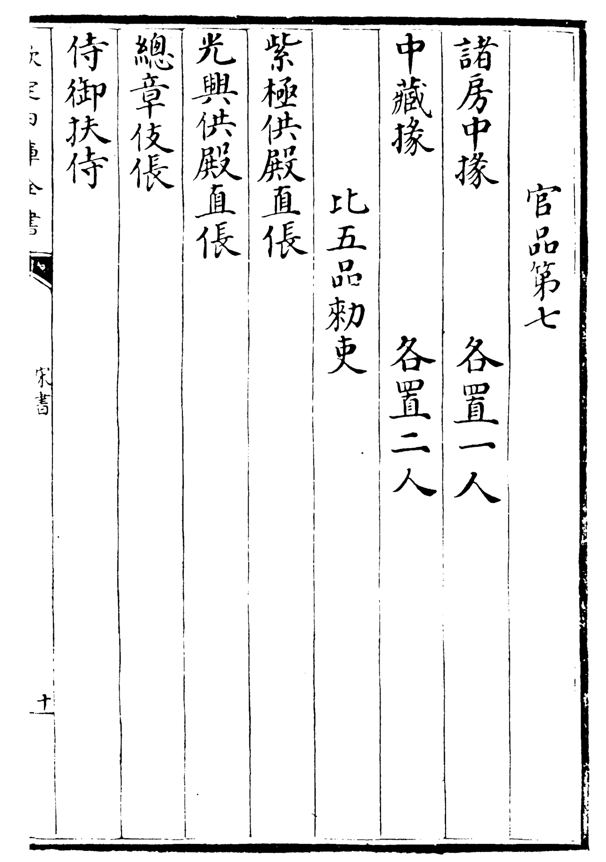
諸房廚帥　各置一人

中廚廉　置三人

應閨　置六人

諸應閤　置人無定數

宮閨史　置一人



官品第七

諸房中掾　各置一人

中藏掾　各置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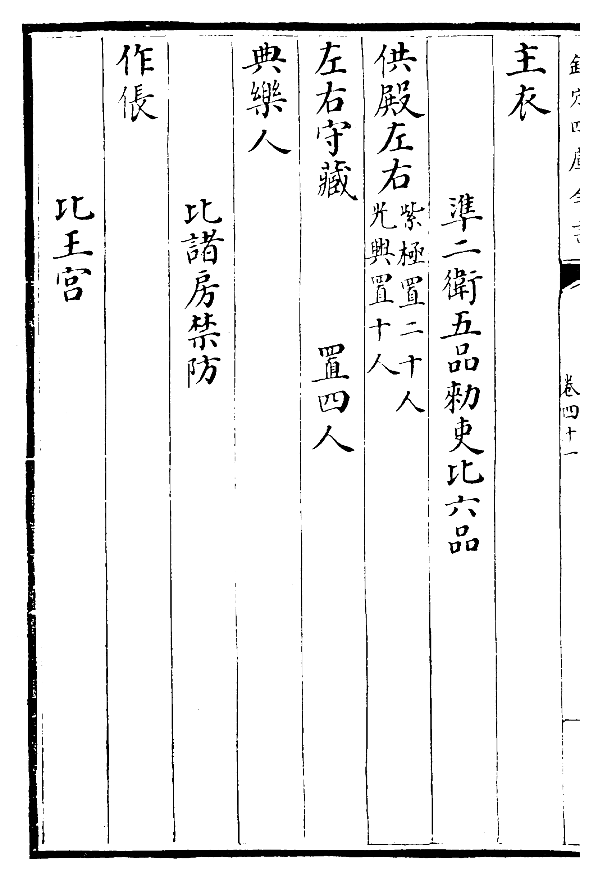
比五品勑吏

紫極供殿直倀

光興供殿直倀

總章伎倀

侍御扶侍



主衣

準二衛五品勑吏比六品

供殿左右紫極置二十人光興置十人

左右守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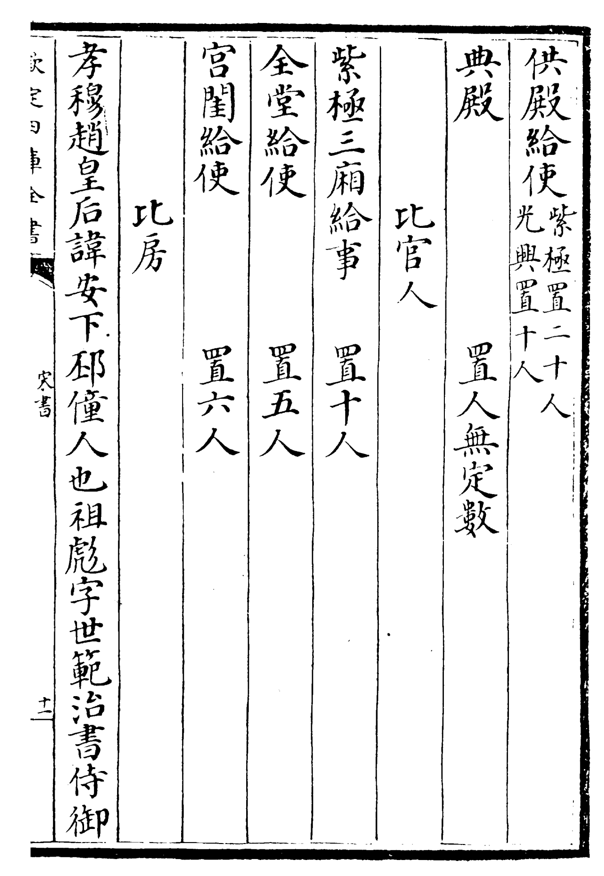
置四人

典樂人

比諸房禁防

作倀

比王宮



供殿給使紫極置二十人光興置十人

典殿　置人無定數

比官人

紫極三廂給事　置十人

全堂給使　置五人

宮闈給使　置六人

比房

孝穆趙皇后諱安下邳僮人也祖彪字世範治書侍御

史父裔字彦胄平原太守后以晉穆帝升平四年嬪孝
皇晉哀帝興寧元年四月二日生高祖其日后以産疾
殂于丹徒官舍時年二十一葬晉陵丹徒縣東鄉練壁
里雩山宋初追崇號謚陵曰興寧永初二年有司奏曰
大孝之德感於榮親一人有慶光被萬國是以靈文寵
於西京壽張顯於隆漢故平原太守趙裔故洮陽令蕭
卓並外屬尊戚不逮休寵臣等仰述聖思遠稽舊章並
可追贈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裔命婦孫可豫章郡建

邑縣君卓命婦趙可吳郡壽昌縣君孫氏東莞人也其
年又詔曰推恩之禮在情所同故內樹宗子外崇后屬
爰自漢魏咸遵斯典外祖趙光祿蕭光祿名器雖隆茅
土未建並宜追封開國縣侯食邑五百戶於是追封裔
臨賀縣侯裔長子宣之仕至江乘令蚤卒無子以弟孫
襲之繼宣之紹封襲之卒子祖憐嗣齊受禪國除宣之
弟倫之自有傳
孝懿蕭皇后諱文壽蘭陵蘭陵人也祖亮字保祚侍御

史父卓字子畧洮陽令孝穆后殂孝皇帝聘后為繼室生長沙景王道憐臨川烈武王道規義熙七年拜豫章公太夫人高祖為宋王又加太妃之號高祖以十二年北伐仍停彭城壽陽至元熙二年入朝因受晉禪在外凡五年后常留東府高祖踐阼有司奏曰臣聞道積者慶流德洽者禮備故祇敬表於崇高嘉號彰於盛典伏惟太妃母儀之德化移不言保翼之訓光被洪業雖幽明同慶而稱謂未窮稽之前代禮有恒準宜式遵舊章

允副羣望臣等參受宋王太后號故有司奏猶稱太妃也上以恭孝為行奉太后素謹及即大位春秋巳髙每旦入朝太后未嘗失時刻少帝即位加崇曰太皇太后景平元年崩于顯陽殿時年八十一遺令曰孝皇背世五十餘年古不祔葬且漢世帝后陵皆異處今可於塋域之内别為一壙孝皇陵墳本用素門之禮與王者制度奢儉不同婦人禮有所從可一遵往式乃開别壙與興寧陵合墳初髙祖微時貧約過甚孝皇之殂葬禮多

闕高祖遺旨太后百歲後不須祔葬至是故稱后遺旨

施行卓初與趙裔俱贈金紫光祿大夫又追封封陽縣

侯妻下邳趙氏封吳郡壽昌縣君卓子源之襲爵源之

見子思話傳

武敬臧皇后諱愛親東莞人也祖汪字山甫尚書郎父

儁字宣乂郡功曹后適高祖生會稽宣長公主興弟高

祖以儉正率下后恭謹不違及高祖興復晉室居上相

之重而后器服麤素不為親屬請謁義熙四年正月甲

午殂於東城時年四十八追贈豫章公夫人還葬丹徒
高祖臨崩遺詔留葬京師於是備法駕迎梓宫祔葬初
寧陵宋初追贈僑金紫光禄大夫妻高密叔孫氏封永
陵平鄉君僑子熹熹弟熹子質自有傳
武帝張夫人諱闕不知何郡縣人也義熙初得幸高祖
生少帝又生義興恭長公主惠媛永初元年拜為夫人
少帝即位有司奏曰臣聞嚴親敬始所因者本克孝之
道由中被外伏惟夫人德並坤元徽音光劭發祥兆慶

誕啓聖明宜崇極徽號允備盛則從春秋母以子貴之義遵漢晉推慶之典謹上尊號為皇太后宮曰永樂少帝既廢太后還璽綬隨居吳縣太祖元嘉元年拜營陽王太妃三年薨

少帝司馬皇太妃諱茂英河内温人晉恭帝女也初封海鹽公主少帝以公子尚馬宋初拜皇太子妃少帝即位立為皇后元嘉元年降為營陽王妃又為南豐王太妃十六年薨時年四十七

武帝胡婕妤諱道女淮南人義熙初為高祖所納生文帝五年被譴賜死時年四十二葬丹徒高祖踐阼追贈婕妤太祖即位有司奏曰臣聞德厚者禮尊慶遠者位極故閟宮既構咏歌先妣園陵崇衛聿追來孝伏惟先婕妤柔明塞淵光備六列德昭巛範訓洽母儀用能啓祚聖明奄宅四海嚴親莫逮天祿永違臣等遠準春秋近稽漢晉謹上尊號曰章皇太后陵曰熙寧立廟於京師太后兄子元慶位至奉朝請

文帝袁皇后諱齊嬀陳郡陽夏人左光禄大夫敬公湛之庶女也母本卑賤后年至六歲方見舉後適太祖初拜宜都王妃生子劭東陽獻公主英娥上待后恩禮甚篤袁氏貧薄后每就上求錢帛以贍與之上性節儉所得不過三五萬三五十匹後潘淑妃有寵愛傾後宫咸言所求無不得后聞之欲知信否乃因潘求三十萬錢與家以觀上意信宿便得因此恚恨甚深稱疾不復見上上每入必他處回避上數掩伺之不能得始興王濬

諸庶子問訊后未嘗視也后遂憤恚成疾元嘉十七年疾篤上執手流涕問所欲不言后視上良久乃引被覆面崩于顯陽殿時年三十六上甚相悼痛詔前永嘉太守顏延之為哀策文甚麗其辭曰龍輴纚綍容翟結驂皇塗昭列神路幽嚴皇帝親臨祖饋躬瞻宵載飾遺儀於組旒想徂音乎珩珮悲黼筵之移御痛翬褕之重晦降輿客位撤奠殯階乃命史臣誄德述懷其辭曰倫昭麗昇有物有憑圓精初鑠方祇始凝昭哉世族祥發慶

膺祕儀景冑圖光玉繩昌輝在陰柔明將進率禮蹈和稱詩納順爰自待年金聲夙振亦既有行素章增絢象服是加言觀惟則俾我王風始基嬪德蕙問川流芳猷淵塞方江泳漢再謠南國伊昔不造洪化中微用集賢命仰陟天機釋位公宫登耀紫闈欽若皇姑允廸前徽孝達寧親敬行宗祀進思才淑傍綜圖史發音在咏動容成紀壼政穆宣房樂昭理坤則順成星軒潤飾德之所屆惟深必測下節震騰上清朓側有來斯雍無思不

極謂道輔仁司化莫晰象物方臻眡祲告沴大和既融
妝華委世蘭殿長陰椒塗弛衛嗚呼哀哉戒涼在律杪
秋即穸霜夜流唱曉月升魄八神警引五輅遷迹嗷嗷
儲嗣哀哀列辟灑零玉墀雨泗丹掖撫存悼亡感今懷
昔嗚呼哀哉南背國門北首山園僕人案節服馬顧轅
遙酸紫蓋眇泣素軒滅綵清都夷體壽原邑野淪藹戎
夏悲曜來芳可述往駕弗援嗚呼哀哉策既奏上自益
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八字以致其意焉有司奏謚宣皇

后上特詔曰元初后生劭自詳視之馳白太祖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不可舉便欲殺之太祖狼狽至后殿戸外手撥幔禁之乃止后亡後常有小小靈應沈美人者太宗所幸也嘗以非罪見責應賜死從后昔所住徽音殿前度此殿有五間自后崩後常閉美人至殿前流涕大言曰今日無罪就死先后若有靈當知之殿諸窻戸應聲豁然開職掌遽白太祖太祖驚往視之美人乃得釋大明五年世祖詔曰昔漢道既靈博平煇絶魏

國方安嘉憲啟策皆因心所弘酌典沿誥亡外祖親王夫人柔德淑範光啓坤載屬內位闕正攝饋閨庭儀被芳闈閒宣戚里永言感遠思追榮秩宜式傍鴻則敬登徽序乃追贈豫章郡新淦縣平樂鄉君后之所生母也又詔趙蕭臧光祿袁敬公平樂郡君墓先未給塋戶加世數已遠胄嗣衰陵外戚尊屬不宜使墳塋蕪穢可各給蠻戶三以供灑掃后父湛之自有傳

文帝路淑媛諱惠男丹陽建康人也以色貌選入後宮

生孝武帝拜為淑媛年既長無寵常隨世祖出蕃世祖
入討元凶淑媛留尋陽上即位遣建平王宏奉迎有司
奏曰臣聞歷集周邦徽音充嗣氣淳漢國沙麓發祥昔
在上代業隆胙遠未有不敷陰教以闡洪基膺淑慶以
載聖哲者也伏惟淑媛柔明内昭徽儀外範合靈初迪
則庶姬仰燿引訓蕃閫則家邦被德民應惟和神屬惟
祉故能誕鍾叡躬用集大命固靈根於既殞融盛烈乎
中興載厚化深聲詠允緝宜式諧舊典恭享極號奉尊

號曰皇太后宮曰崇憲太后居顯陽殿上於閨房之內禮敬甚寡有所御幸或留止太后房內故民間諠然咸有醜聲宮掖事秘莫能辨也孝建二年追贈太后父興之散騎常侍興之妻徐氏餘杭縣廣昌鄉君大明四年太后弟子撫軍參軍瓊之上表曰先臣故懷安令道慶賦命乖辰自違明世敢緣衛戍請名之典特乞雲雨微霑灑潤詔付門下有司承旨奏贈給事中瓊之及弟休之茂之並超顯職太后頗豫政事賜與瓊之等財物家

累千金居處服器與帝子相侔瓊之宅與太守王僧達竝門嘗盛車服衛從造僧達僧達不為之禮瓊之以訴太后太后大怒告上曰我尚在而人皆陵我家死後乞食矣欲辠僧達上曰瓊之年少自不宜輕造詣王僧達貴公子豈可以此事加辠大明五年太后隨上巡南豫州妃主以下竝從廢帝即位號太皇太后太宗踐阼號崇憲太后初太宗少失所生為太后所攝養太宗盡心祗事而太后撫愛亦篤及上即位供奉禮儀不異舊日

有司奏曰夫德敷於內典章必遠化覃于外徽號宜宣伏惟皇太后懿聖自天母儀允著義明八遠道變九圍聖明登御景胙攸改皇太后宜即前號別居外宮詔曰朕備丁艱罰蚤嬰孤苦特蒙崇憲太后聖訓撫育昔在蕃閫常奉藥膳中迫凶威抱懷莫遂今泰運初啟情典獲申方欲親奉晨昏盡歡閨禁不得如所奏尋崩時年五十五遷殯東宮門題曰崇憲宮上又詔曰朕幼集荼蓼夙憑德訓龕虣定業實資仁範恩著屯夷有兼常慕

夫禮沿情施義循事立可特齊衰三月以申追仰之心謚曰昭皇太后葬世祖陵東南號曰修寧陵先是晉安王子勛未平巫者謂宜開昭太后陵以為厭勝修復倉卒不得如禮上性忌慮將來致災泰始四年夏詔有司曰崇憲昭太后修寧陵地大明之世久所考卜前歲遭諸蕃之難禮從權宜奉營倉卒未暇營改而塋隧之所山原卑陋頃年禓壞日有滋甚恒費修整終無永固且詳考地形殊乖相勢朕蚤蒙慈遇情禮兼常思使終始

之義載彰幽顯史官可就巖山左右更宅吉地明審龜筮須選令辰式遵舊典以禮秡制今中寓雖寧邊虜未息營就之功務在從簡舉言尋悲情如切割有司奏北疆未緝戎役是務禮之詳畧各沿時宜臣等參議修寧陵玄宮補治毀壞權施油殿暫出梓宮事畢即窆於事為允詔可瓊之為衡陽内史先后卒廢帝景和中以休之為黄門侍郎茂之左軍將軍竝封開國縣侯邑千戶又追贈興之侍中金紫光禄大夫謚曰孝侯道慶散騎

常侍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敬侯立道慶女為皇后以休之為侍中茂之黄門郎太宗廢幼主欲悅太后之心乃下令書曰太皇太后蚤衆愛遇沿情即事同於天屬前車騎咨議參軍路休之前丹楊丞路茂之崇憲密戚蚤延榮貴並懷所勳宜殊恒飾休之可黄門侍郎領步兵校尉茂之可中書侍郎太宗未即位故稱令書茂之又遷司徒從事中郎休之桂陽王休範鎮北咨議參軍太宗殺世祖諸子因此陷休之等宥其諸子

孝武文穆王皇后諱憲嫄琅邪臨沂人元嘉二十年拜
武陵王妃生廢帝豫章王子尚山陰公主楚玉臨淮康
哀公主楚佩皇女楚琇康樂公主修明世祖在藩后甚
有寵上入伐凶逆后留尋陽與太后同還京都立為皇
后大明四年后率六宮躬桑于西郊皇太后觀禮上下
詔曰朕卜祥大昕測辰拂羽爰詔六宮親蠶川室皇太
后降鑾從御佇蹕觀禮絲纁既具玄紞方修庶儀發椒
闈化動中縣妃主以下可量加班錫廢帝即位尊曰皇

太后宫曰永訓其年崩于含章殿時年三十八祔葬景寧陵后父偃字子游晉丞相導玄孫尚㗸之子也母晉孝武帝女鄱陽公主宋受禪封永成君偃尚髙祖第二女吳興長公主諱榮男少歷顯官黄門侍郎祕書監侍中元嘉末為散騎常侍右衛將軍世祖即位以后父授金紫光禄大夫領義陽王師常侍如故遷右光禄大夫常侍王師如故偃謙虚恭謹不以世事闗懐孝建二年卒時年五十四追贈開府儀同三司本官如故謚曰恭

公長子藻位至東陽太守尚太祖第六女臨川長公主諱英媛公主性妒而藻別愛左右人吳崇祖前廢帝景和中主讒之於廢帝藻坐下獄死主與王氏離婚泰始初以主適豫章太守庾沖遠未及成禮而沖遠卒宋世諸主莫不嚴妒太宗每疾之湖孰令袁慆妻以妒忌賜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妒婦記左光禄大夫江湛孫斆當尚世祖女上乃使人為斆作表讓婚曰伏承詔旨當以臨海公主降嬪榮出望表恩加典外顧審輶蔽伏用憂

惶臣寒門頽族人凡質陋閭閻有對本隔天姻如臣素
流室貧業寡年近將冠皆已有室荆釵布帬足得成禮
每不自解無偶迄兹謀訪莫尋素族弗問自惟門慶屬
降公主天恩所覃容及醜末懷憂抱惕慮不獲免徵命
所當果膺兹舉雖門泰宗榮於臣非幸仰緣聖貸冒陳
愚實自晉氏以來配上王姬者雖累經美胄亟有名才
至如王敦懾氣桓温斂威真長佯愚以求免子敬灸足
以違詔王偃無仲都之質而倮露於北階何瑀闕龍工

之姿而投軀於深井謝莊殆自同於矇室殷沖幾不免於彊鉏數人者非無才意而勢屈於崇貴事隔於聞覧吞悲茹氣無所逃訴制勒甚於僕隸防閑過於婢妾往來出入人理之常當賓待客朋友之義而令掃轍息駕無闚門之期廢筵抽席絶接對之理非唯交友離異乃亦兄弟疎濶第令受酒肉之賜制以動靜監子荷錢帛之私節其言笑姆妳爭媚相勸以嚴妮媼競前相諂以急第令必凡庸下才監子皆葭萌愚豎議舉止則未閑

是非聽言語則謬於虛實姆嬭敢恃耆舊唯贊妒忌尼媪自倡多知務檢口舌其間又有應荅問訊卜筮師母乃至殘餘飲食詰辯與誰衣被故敝必責頭領又出入之宜緊肖難衷或進不獲前或入不聽出不入則嫌於欲疏求出則疑有別意召必以三晡為期遣必以日出為限夕不見晩魄朝不識曙星至於夜步月而弄琴晝拱袂而披卷一生之内與此長乖又聲影纔聞則少婢奔迸裾袂向席則老醜叢來左右整刷以疑寵見嫌賔

容未冠以少容致斥禮則有列媵象則有貫魚本無嫚嫡之嫌豈有輕婦之誚況今義絶傍私虔恭正匹而每事必言無儀適設辭輒言輕易我又竊聞諸主集聚唯論夫族緩不足為急者法急則可為緩者師史相扇誘本其恒意不可貸借固實常辭或言野敗去或言人笑我雖家曰私理有甚王憲發口所言恒同科律王藻雖復彊佷頗經學涉戲笑之事遂為冤魂褚暧憂憤用致夭絶傷理害義難以具聞夫螽斯之德實致克昌専妒

之行有妨繁衍是以尚主之門往往絶嗣駙馬之身通離釁咎以臣凡弱何以克堪必將毀族淪門豈伊身眚前後嬰此其人雖衆然皆患彰遐邇事融天朝故吞言咽理無敢論訴臣幸屬聖明矜照由道弘物以典處親以公臣之鄙懷可得自盡如臣門分世荷殊榮足守前基便預提拂清宫顯宦或由才升一叨婚戚咸有恩假是以仰冐非宜披露丹實非唯止陳一已規全身願實乃廣申諸門憂患之切伏願天慈照察特賜蠲停使燕

雀微羣得保叢蔚蠢物含生自已彌篤若恩詔難降披請不申便當刊膚剪髮投山竄海太宗以此表偏示諸主於是臨川長公主上表曰妾遭隨奇薄絕於王氏私庭嚚戾致此分異今孤疾煢然假息朝夕情寄所鍾唯在一子契濶荼炭特兼憐愍否泰枯榮繫以為命實願申其門舋還為母子推遷僶俛未及自聞先朝慈愛鑑妾丹衷若賜使息徽歸第定省仰揆天旨或有可尋今事迫誠切不顧典憲敢緣恩壽觸冒披聞特乞還身王

族守養弱嗣雖死之日實甘於生許之藻弟懋昇明末貴達懋弟攸太宰從事中郎蚤卒追贈黃門侍郎弟臻昇明末顯宦

前廢帝何皇后諱令婉廬江灊人也孝建三年納為皇太子妃大明五年薨于東宮徽光殿時年十七葬闕謚曰獻妃上更為太子置內職二等曰保林曰良娣納南中郎長史太山羊贍女為良娣宜都太守袁僧惠女為保林廢帝即位追崇獻妃曰獻皇后太宗踐阼遷后

與廢帝合葬龍山北后父瑀字穉玉晉尚書左僕射澄曾孫也祖融大司農瑀尚髙祖少女豫章康長公主諱欣男公主先適徐喬美容色聰敏有智數太祖世禮待特隆瑀豪競於時與平昌孟靈休東海何勗等並以輿馬驕奢相尚公主與瑀情愛隆密何氏外姻疏戚莫不沾被恩紀瑀歷位清顯至衛將軍大明八年公主薨瑀墓開世祖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子邁尚太祖第十女新蔡公主諱英媚邁少以貴戚居顯宦好犬

馬馳逐多聚才力之士有墅在江乘縣界去京師三十里邁每游履輒結駟連騎武士成羣大明末為豫章王子尚撫軍咨議參軍加寧朔將軍南濟陰太守廢帝納公主於後宫偽言薨殞殺一婢送出邁第殯葬行喪禮常疑邁有異圖邁亦招聚同志欲因行幸廢立事覺廢帝自出討邁誅之太宗即位追封建寧縣侯食邑五百戸子曼倩嗣齊受禪國除瑀兄子亮孝建初為桂陽太守丞相南郡王義宣為逆遣參軍王師壽斷桂陽道以

防廣州刺史宗慤収亮斬之官至新安内史亮弟恢廢
帝元徽初為廣州刺史未之鎮坐國哀朞晦不到免官
復起為都官尚書未拜卒恢弟誕司徒右長史誕弟衍
最知名性躁動太宗初為建安王休仁司徒從事中郎
仍除黄門郎未拜竟求轉司徒司馬得司馬復求太子
右率拜右率一二日復求侍中旬日之間求進無已不
得侍中以怨詈賜死

文帝沈婕妤諱容不知何許人也納於後宫為美人生

明帝拜為婕妤元嘉三十年卒時四十葬建康之莫府山世祖即位追贈湘東國太妃太宗即位有司奏曰昔豳都追遠正邑纒哀緬慕徳義敬奉園陵先太妃徳履端華徽景明峻風光宸掖訓流國闈鞠聖誕靈丞捐鴻祚臣等遠模漢册近儀晉典謹上尊號為皇太后下禮官議謚謚曰宣太后陵號曰崇寧以太后弟道慶為給事中泰始三年卒追贈通直散騎常侍賜爵縣侯又追贈太后父散騎常侍母王氏成樂鄉君

明恭王皇后諱貞風琅邪臨沂人也元嘉二十五年拜淮陽王妃太宗改封湘東王妃生晉陵長公主伯姒建安長公主伯媛太宗即位立為皇后上常宮内大集而贏婦人觀之以為懽笑后以扇障面獨無所言帝怒曰外舍家寒乞今共為笑樂何獨不視后曰為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聚而贏婦人形體以此為樂外舍之為懽適實與此不同帝大怒遣后令起后兄揚州刺史景文以此事語從舅陳郡謝緯曰后在家為儜弱

婦人不知今段遂為剛正如此廢帝即位尊為皇太后宮曰弘訓廢帝失德太后每加勗譬始者猶見順從後狂悖轉甚漸不悅元徽五年五月五日太后賜帝玉柄毛扇帝嫌其毛柄不華因此欲加酖害已令太醫煑藥左右人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應作孝子豈復得出入狡獪帝曰汝語大有理乃止順帝即位齊王秉權宗室劉晃劉綽卜伯興等有異志太后頗與相關順帝禪位太后與帝遜于東邸因遷居丹陽宮拜汝陰王太妃順

帝殂於丹陽吏立第京邑建元元年薨于第時年四十四追加號謚葬以宋后禮父僧朗事别見景文傳

明帝陳貴妃諱妙登丹陽建康人屠家女也世祖常使尉司採訪民間子女有姿色者太妃家在建康縣界家貧有草屋兩三間上出行問尉曰御道邊那得此草屋當由家貧賜錢三萬令起瓦屋尉自送錢與之家人並不在唯太妃在家時年十二三尉見其容質甚美即以白世祖於是迎入宮在路太后房内經二三年再呼不

見章太后因言於上以賜太宗始有寵一年許哀懇以乞李道兒尋又迎還生廢帝故民中皆呼廢帝為李氏子廢帝後每自稱李將軍或自謂李統太宗即位拜貴妃禮秩同皇太子妃廢帝踐阼有司奏曰臣聞河龍啓聖理浹民神郊雹基皇慶爍天地故資敬之道粹古銘風沿貴之誼聊代凝則伏惟貴妃含和日晷表淑星樞徽音峻古柔光照世聲華帝掖軌秀天嬪景發皇明祚昌睿命而備物之章未煥彞策遠酌前王允陟鴻典臣

等參議謹上尊號曰皇太妃輿服一如晉孝武帝太后故事置家令一人改諸國太妃曰太妃妃音怡宮曰弘化追贈太妃父金寶散騎常侍金寶妻王氏永世縣成樂鄉君昇明初降為蒼梧王太妃伯父照宗中書通事舍人叔仫念步兵校尉兄敬元通直郎南魯郡太守仫念大通貨賄侵亂朝政昇明初賜死

後廢帝江皇后諱簡珪濟陽考城人北中郎長史智淵孫女泰始五年太宗訪求太子妃而雅信小數名家女

多不合后弱小門無彊㕓以卜筮最吉故爲太子納之

諷朝士州郡令獻物多者將直百金始興太守孫奉伯

止獻琴書其外無餘物上大怒封藥賜死既而原之太

子即帝位立爲皇后帝既廢降爲蒼梧王妃智淵自有

傳

明帝陳昭華諱法容丹陽建康人也太宗晚年痿疾不

能内御諸弟姬人有懷孕者輒取以入宫及生男皆殺

其母而以與六宫所愛者養之順帝桂陽王休範子也

以昭華爲母焉明帝崩昭華拜安成王太妃順帝即位進爲皇太妃順帝禪位去皇太妃之號

順帝謝皇后諱梵境陳郡陽夏人右光祿大夫莊孫女也昇明二年立爲皇后順帝禪位降爲汝陰王妃莊自有傳

史臣曰飲食男女民之大欲存焉故聖人順民情而爲之度王宮六列士室二等皆司事設防典文曲立若夫義篤閨闈化形邦國古先哲王有以之致治者矣夫后

妃專夕配以德升姬嬙並御進非色幸欲使情有覃被愛罔偏流專貞内表妖蠱外息至於降班在四簪珥成行同列者三環珮傒響乃可以爕理陰教輔佐君德宋氏藉晉世令典娉納有章俔天作儷必四岳之後雖正位天閫禮亢尊極而衰厯易兆恩宴難留一謝屬車之塵永隔青蒲之地是故元后憤終良有以也自元嘉以降内職稍繁椒庭綺觀千門萬戶而淫糶怪飾變炫無窮自漢氏昭陽之輪奐魏室九華之照曜曾不能槩其

萬一徒以所選止於軍署之內徵引極乎廝皁之間非晉氏採擇濫及冠冕也且愛止帷房權無外授戚屬餼賚歲時不過有獎斯為美矣及太祖之傾惑潘嫗謀及婦人大明之淪溺殷姬竝后匹嫡至使多難起於肌膚并命行於同產又況進於此者乎以斯言之三代二漢之亡於淫嬖非不幸也

宋書卷四十一

宋書卷四十一考證

文帝袁皇后傳八神誓引○誓引顏延之傳作譬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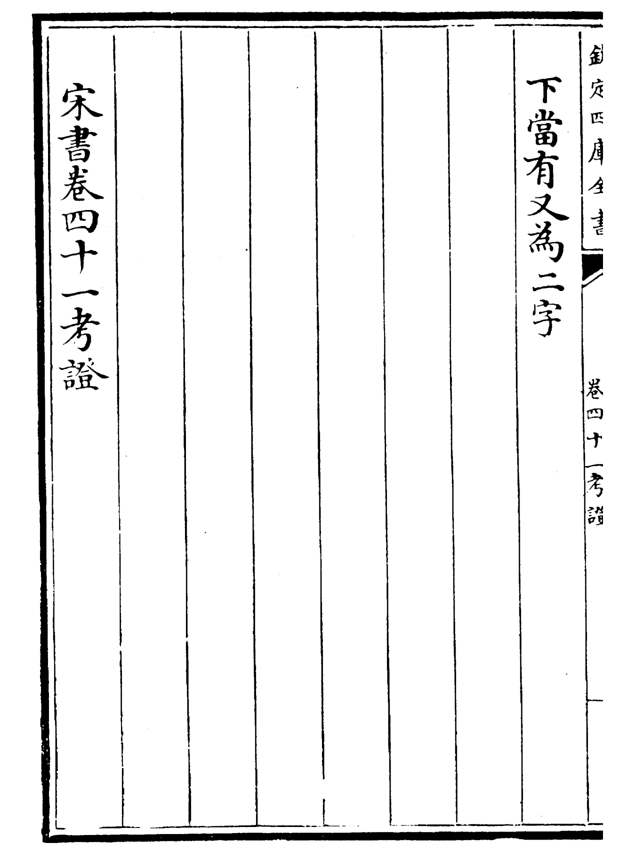
孝武文穆王皇后傳自惟門慶屬降公主天恩所覃容及醜末○南史王偃傳屬作屢容作庸

謝莊殆自同於𧍍室○南史同作害室作臾

數人者非有才意○南史數字上有彼字

一叨婚戚咸有恩假○有南史作成

明恭王皇后傳太宗改封湘東王妃○臣承蒼按改封



下當有又為二字

宋書卷四十一考證

宋書卷四十二

梁 沈約 撰

列傳第二

劉穆之 王弘

劉穆之字道和小字道民東莞莒人漢齊悼惠王肥後也世居京口少好書傳博覽多通為濟陽江數所知數為建武將軍琅邪内史以為府主簿初穆之嘗夢與高

祖俱泛海忽值大風驚懼俯視船下見有二白龍夾舫既而至一山峯巒聳秀林樹繁密意甚悅之及高祖克京城問何無忌曰急須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民高祖曰吾亦識之即馳信召焉時穆之聞京城有叫譟之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穆之視不言者久之既而反室壞布裳為袴往見高祖高祖謂之曰我始舉大義方造艱難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選穆之曰貴府始建軍吏實須其才倉卒之際當畧無見踰

者高祖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即於坐受署從平京
邑高祖始至諸大處分皆倉卒立定並穆之所建也遂
委以腹心之任動止咨焉穆之亦竭節盡誠無所遺隱
時晉綱寬弛威禁不行盛族豪右負勢陵縱小民窮蹙
自立無所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桓玄科條繁密穆
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不盈旬日風俗頓改遷尚書祠
部郎復為府主簿記室錄事參軍領堂邑太守以平桓
玄功封西華縣五等子義熙三年揚州刺史王謐薨高

祖次應入輔劉毅等不欲高祖入議以中領軍謝混為揚州或欲令高祖於丹徒領州以内事付尚書僕射孟昶遣尚書右丞皮沈以二議咨高祖沈先見穆之具說朝議穆之偽起如廁即密疏白高祖曰皮沈始至其言不可從高祖既見沈且令出外呼穆之問曰卿云沈言不可從其意何也穆之曰昔晉朝失政非復一日加以桓玄篡奪天命已移公興復皇祚勲高萬古既有大功便有大位位大勲高非可持久公今日形勢豈得居謙

自弱遂為守藩之將邪劉孟諸公與公俱起布衣共立大義本欲匡主成勳以取富貴耳事有前後故一時推功非為委體心服宿定臣主之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咀揚州根本所係不可假人前者以授王謐事出權道豈是始終大計必宜若此而已哉今若復以他授便應受制於人一失權柄無由可得而公功高勳重不可直置疑畏交加異端互起將來之危難可不熟念今朝議如此宜相酬答必云在我㡳辭又難唯應云神州治本

宰輔崇要興喪所偕宜加詳擇此事既大非可懸論便蹔入朝共盡同異公至京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明矣高祖從其言由是入輔從征廣固還拒盧循常居幙中晝策決斷衆事劉毅等疾穆之見親每從容言其權重高祖愈信仗之穆之外所聞見莫不大小必白雖復閭里言謔塗陌細事皆一二以聞高祖每得民間委密消息以示聰明皆由穆之也又愛好賓遊坐容恒滿布耳目以為視聽故朝野同異穆之莫不必知雖復親昵

短長皆陳奏無隱人或譏之穆之曰以公之明將來會自聞達我蒙公恩義無隱諱此張遼所以告關羽欲叛也高祖舉止施為穆之皆下節度高祖書素拙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彼四遠願公小復留意高祖既不能厝意又稟分有在穆之乃曰但縱筆為大字一字徑尺無嫌大既足有所包且其名亦美高祖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凡所薦達不進不止常云我雖不及荀令君之舉善然不舉不善穆之與朱齡石竝便尺牘常於高

祖坐與齡石答書自旦至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也轉中軍太尉司馬八年加丹陽尹髙祖西討劉毅以諸葛長民監留府總攝後事髙祖疑長民難獨任留穆之以輔之加建威將軍置佐吏配給實力長民果有異謀而猶豫不能發乃屏人謂穆之曰悠悠之言皆云太尉與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泝流遠伐而以老母稚子委節下若一毫不盡豈容如此邪意乃小安髙祖還長民伏誅十年進穆之前將軍

給前軍府年布萬匹錢三百萬十一年高祖西伐司馬休之中軍將軍道憐知留任而事無大小一決穆之遷尚書右僕射領選將軍尹如故十二年高祖北伐留世子為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轉穆之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將尹領選如故甲仗五十人入居東城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擁滯賓客輻輳求訴百端內外諮禀盈堦滿室目覽辭訟手荅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贍舉又數客暱賓言

談賞笑引日亘時未嘗倦苦裁有閑暇自手寫書尋覧篇章校定墳籍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輒為十人饌穆之既好賓客未嘗獨餐每至食時客止十人以還者帳下依常下食以此為常嘗白高祖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闕自叨忝以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為過豐自此以外一毫不以負公十三年疾篤詔遣正直黄門郎問疾十一月卒時年五十八高祖在長安聞問驚慟哀惋者數日本欲頓駕關中經畧趙魏穆之既卒京邑

任虛乃馳還彭城以司馬徐羨之代管留任而朝廷大事當決穆之者竝悉北諮穆之前軍府文武二萬人以三千配羨之建威府餘悉配世子中軍府追贈穆之散騎常侍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高祖又表天子曰臣聞崇賢旌善王敎所先念功簡勞義深追遠故司勳秉策在勤必書德之休明沒而彌著故尚書左僕射前軍將軍臣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始內端謀猷外勤庶政密勿軍國心力俱盡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翼新王化敷

讚百揆頃戎軍遠役居中作扞撫寄之勲實洽朝野方宣讚盛猷緝隆聖世志績未究遠邇悼心皇恩褒述班同三事榮哀兼備寵靈已厚臣伏思尋自義熙草創艱患未弭外虞既殷內難彌結時屯世故靡歲暫寧豈臣以寡乏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之益豈唯讜言嘉謀溢于民聽若乃忠規遠畫潛慮密謨造膝詭辭莫見其際功隱於視聽事隔於皇朝不可稱記所以陳力一紀克遂有成出征入輔幸不辱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寧

濟其事者矣履謙居寡守之彌固每議及封賞輒深自
抑絕所以勲高當年而未沾茅社撫事永傷胡寧可昧
謂宜加贈正司追甄土宇俾大賚所及永秩於善人忠
正之烈不泯於身後臣契闊屯泰旋觀始終金蘭之分
義深情密是以猷其乃懷布之朝聽於是重贈侍中司
徒封南昌縣侯食邑千五百戸高祖受禪思佐命元勲
詔曰故侍中司徒南昌侯劉穆之深謀遠猷肇基王迹
勲造大業誠實匪躬今理運維新蕃屏並肇感事懷人

實深悽悼可進南康郡公邑三千戶故左將軍青州刺史王鎮惡荆郢之捷尅翦放命北戎之勲參跡方叔念勤維績無忘厥心可進龍陽縣侯增邑千五百戶謚穆之曰文宣公太祖元嘉九年配食高祖廟庭二十五年四月車駕行幸江寧經穆之墓詔曰故侍中司徒南康文宣公穆之秉德佐命翼亮景業謀猷經遠元勲克茂功銘鼎彝義彰典策故已嗣徽前哲宣風後代者矣近因遊踐瞻其塋域九原之想情深悼歎可致祭墓所以

申永懷穆之三子長子慮之嗣仕至員外散騎常侍卒子邕嗣先是郡縣為封國者內史相並於國主稱臣去任便止至世祖孝建中始革此制為下官致敬河東王歆之嘗為南康相素輕邕後歆之與邕俱豫元會並坐邕性嗜酒謂歆之曰卿昔嘗見臣今不能見斟一盃酒乎歆之因斆孫皓歌荅之曰昔為汝作臣今與汝比肩既不勸汝酒亦不顧汝年邕所至嗜食瘡痂以為味似鰒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瘡痂落牀上因取食

之靈休大驚答曰性之所嗜靈休瘡痂未落者悉褫取以飴邕邕既去靈休與何勗書曰劉邕向顧見噉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互與鞭鞭瘡痂常以給膳卒子彤嗣大明四年坐刀砍妻奪爵土以弟彪紹封齊受禪降為南康縣侯食邑千戶穆之中子式之字延叔通易好士累遷相國中兵參軍太子中舍人黄門侍郎寧朔將軍宣城淮南二郡太守在任贓貨狼藉揚州刺史王弘遣從事檢校從事呼攝吏民

欲加辯覆式之召從事謂曰治所還白使君劉式之於國家粗有微分偷數百萬錢何有況不偷邪吏民及文章之互在從事還具白弘弘曰劉式之辯如此奔亦由此得停還為太子右率左衛將軍吳郡太守卒追贈征虜將軍從征關洛有功封德陽縣五等侯謚曰恭侯長子敳世祖初黄門侍郎敳弟衍大明末以為黄門郎出為豫章内史晉安王子勛稱偽號以為中護軍事敗伏誅衍弟瑀字茂琳少有才氣為太祖所知始興王濬為

南徐州以瑀補別駕從事史為濬所遇瑀性陵物護前不欲人居己上時濬征北府行參軍吳郡顧邁輕薄而有才能濬待之甚厚深言密事皆與參之瑀乃折節事邁深布情款家內婦女閒事言語所不得至者莫不倒寫備說邁以瑀與之款盡深相感信濬所言密事悉以語瑀瑀與邁共進射堂下瑀忽顧左右索單衣幘邁問其所以瑀曰公以家人待卿相與言無所隱而卿於外宣洩致使人無不知我是公吏何得不啓因而白之濬

大怒啓太祖從邁廣州邁在廣州值蕭簡爲亂爲之盡力與簡俱死瑀遷從事中郎領淮南太守元嘉二十九年出爲寧遠將軍益州刺史元凶弒立以爲青州刺史瑀聞問即起義遣軍并送資實於荆州世祖即位召爲御史中丞還至江陵值南郡王義宣爲逆瑀陳其不可言甚切至義宣以爲丞相左司馬俱至梁山瑀猶乘其蜀中船舫又有義宣故部曲潛於梁山洲外下投官軍除司徒左長史明年遷御史中丞瑀使氣尚人爲憲司

甚得志彈王僧達云廕籍高華人品冗末朝士莫不畏其筆端尋轉右衛將軍瑀顧為侍中不得謂所親曰人仕宦不出當入不入當出安能長居戸限上因求益州世祖知其此意許之孝建三年除輔國將軍益州刺史既行甚不得意至江陵與顔竣書曰朱修之三世叛兵一旦居荆州青油幙下作謝宣明面目向使斎帥以長刀引吾下席於吾何有政恐匈奴輕漢耳其年坐奪人妻為妾免官大明元年起為東陽太守明年遷吳興太

守侍中何偃嘗案云參伍時望瑀大怒曰我於時望何參伍之有遂與偃絶及為吏部尚書意彌憤憤族叔秀之為丹陽尹瑀又與親故書曰吾家黒面阿秀遂居留安衆處朝廷不為多士其年疽發背何偃亦發背癰瑀疾已篤聞偃亡懽躍呌呼於是亦卒謚曰剛子子卷南徐州别駕卷弟藏尚書左丞穆之少子貞之中書黄門侍郎太子右衛率寧朔將軍江夏内史卒官子裒始興相以贓貨繫東治内穆之女適濟陽蔡祐年老貧窮世

祖以祐子平南參軍孫為始安太守

王弘字休元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導晉丞相祖洽中領軍父珣司徒弘少好學以清恬知名與尚書僕射謝混善弱冠為會稽王司馬道子驃騎參軍主簿時農務頓息末役繁興弘以為宜建屯田陳之曰近面所諮立屯田事已具簡聖懷南畝事興時不可失宜早督田畯以要歲功而府資單刻控引無所雖復厲以重勸肅以嚴威適足令囹圄充積而無救於事實也伏見南局諸治

募吏數百雖資以廩贍收入甚微愚謂若回以配農必

功利百倍矣然軍器所須不可都廢今欲留銅官大冶

及都邑小冶各一所重其功課一准揚州州之求取亦

當無乏之餘者罷之以充東作之要又欲二局田曹各立

典軍募吏依冶募比例并聽取山湖人此皆無損於私

有益於公者也其中亦應疇量分判番假及給廩多少

自可一以委之本曹親局所統必當練悉且近東曹板

水曹參軍納之領此任其人頗有幹能自足了其事耳

頃年以來斯務弛廢田蕪廪虛實亦由此弘過蒙飾擢志輸短効豈可相與寢默有懷弗聞邪至於當否尊自當裁以遠鑒若所啓謬允者伏願便以時施行庶歲有務農之勤倉有盈廪之實禮節之興可以垂拱待也道子欲以為黄門侍郎珣以其年少固辭珣頗好積聚財物布在民間珣甍弘悉燔燒券書一不收責餘舊業悉以委付諸弟未免喪後將軍司馬元顯以為諮議參軍加寧遠將軍知記室事固辭不就道子復以為諮議參

軍加建威將軍領中兵又固辭時内外多難在喪者皆不終其哀唯弘固執得免桓玄剋京邑收道子付廷尉臣吏畏恐莫敢瞻送弘時尚在喪獨於道側拜攀車涕泣論者稱焉高祖為鎮軍召補諮議參軍以功封華容縣五等侯遷琅邪王大司馬從事中郎出為寧遠將軍琅邪内史尚書吏部郎中豫章相盧循寇南康諸郡弘奔尋陽高祖復命為中軍諮議參軍遷大司馬右長史轉吳國内史義熙十一年徵為太尉長史轉左長史從

北征前鋒已平洛陽而未遣九錫弘銜使還京師諷旨
朝廷時劉穆之掌留任而旨反從北來穆之愧懼發病
遂卒而高祖還彭城弘領彭城太守宋國初建遷尚書
僕射領選太守如故奏彈謝靈運曰臣聞閑厥有家垂
訓大易作威專戮致誡周書斯典或違刑兹無赦世子
左衛率康樂縣公謝靈運力人桂興淫其嬖妾殺興江
涘棄尸洪流事發京畿播聞遐邇宜加重劾肅正朝風
案世子左衛率康樂縣公謝靈運過蒙恩奬頻叨榮授

聞禮知禁為日已久而不能防閑閫闈致茲紛穢罔顧憲軌忿殺自由此而勿治典刑將替請以事見免靈運所居官上臺削爵土收付大理治罪御史中丞都亭侯王淮之顯居要任邦之司直風聲噂喈曾不彈舉若知而弗糾則情法斯撓如其不知則尸昧已甚豈可復預班清階式是國憲請免所居官以侯還散輩中內臺舊體不得用風聲舉彈此事彰赫曝之朝野執憲蔑聞羣司循舊國典既頹所虧者重臣弘忝承人乏位副朝端

若復謹守常科則終莫之糾正所以不敢拱默自同秉彝違舊之愆伏須准裁高祖令曰靈運免官而已餘如奏端右肅正風軌誠副所期豈拘常儀自今為永制十四年遷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二郡諸軍事撫軍將軍江州刺史至州省賦簡役百姓安之永初元年加散騎常侍以佐命功封華容縣公食邑二千戸三年入朝進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高祖因宴集謂羣公曰我布衣始望不至此傅亮之徒竝撰辭欲盛稱功德弘率

爾對曰此所謂天命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時人稱其簡典少帝景平二年徐羨之等謀廢立召弘入朝太祖即位以定策安社稷進位司空封建安郡公食邑千戶上表固辭曰臣聞趙武稱隨會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臣千載幸會謬荷榮遇雖以智能虛薄政績蔑聞而言無隱情竊所庶幾向令天啓其心預定大策而名編司勳功不見紀固將請不賞之罪懸龍蛇之書豈當稽違成命苟修小節但無功勤恭之四海進闕

君子勞心之謀退微小人勞力之效而聖朝僭賞於上愚臣苟忝於下則為厚誣當時永貽口實竊財之誚比此為輕惟塵國紀實亦俯畏友朋憂心彌疹胡顔靡託且凡人之交尚申知已況在明主可用理干所以敢遂愚狷守之以死乃見許加使持節侍中改監為都督進號車騎大將軍開府刺史如故徐羡之等以廢弑之罪將見誅弘既非首謀弟曇首又為上所親委事將發密使報弘

羨之等誅徵弘為侍中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給班劍
三十人上西征謝晦弘與驃騎彭城王義康居守入住
中書下省引隊仗出入司徒府權置參軍五年春大旱
弘引咎遜位曰臣聞三才雖殊其致則一故世道休明
五福攸應政有失德咎徵必顯臣抑又聞之台輔之職
論道讚契上佐人主燮理陰陽位以德授則和氣淳穆
寇竊非據則謫見于天是以陳平有辭不濫主者之局
邴吉停駕大懼牛喘之由斯固有國之所同天人之遠

旨陛下聖哲御世光隆宜休徵表祥醴泉歧涌而頃陰陽隔并亢旱成災秋無嚴霜冬無積雪疾厲之氣彌歷四時此豈非任失其人覆餗之咎臣以庸短自畢凡流謬逢嘉運叨恩在昔陛下忘其不腆又重之以令任正位槐鼎統理神州珥貂衣衮總録朝端内外要重頓萃微躬窮極寵貴人臣莫比令德居之猶或難稱矧伊陋昧何以克任此之易了不俟明識但受命之始屬值時艱六戎親戎憂及社稷誠是臣下致節忘身之時當有

何心塵撓聖聽所以僶俛從事循牆馳驅志在宣力慮
不及遠既鯨鯢折首西夏底定便宜辭其本懷避賢謝
拙而常人偷安日甘一日實亦仰佩天眷未能自已荏
苒推遷忽及三載遂令負乘之釁彰著幽明愆伏之災
患纏氓庶上缺皇朝緝熙之美下增官謗覆折之災伏
念惶赧五情飛散雖日厚顏何以寧處不遠而復大易
攸稱小懲大戒細人之福近復之美非所敢觖懲戒之
幸竊懷庶幾今履端惟始朝慶禮畢輒還私門思愆家

巷庶微寒天譴少弭謗讟伏願鑑其所守即而許之臨啓愧塞不自宣盡先是彭城王義康為荆州刺史鎮江陵平陸令河南成粲與弘書曰僕聞軌物設教必隨時制宜世代盈虛亦與之消息夫勢之所處非親不居是以周之宗盟異姓為後權軸之要任歸二南斯前代之明謩當今之顯轍明公位極台鼎四海具瞻劬勞夙夜義同吐握而總錄百揆兼牧畿甸功實盛大莫之與儔天道福謙宜存挹損驃騎彭成王道德昭備上之懿弟

宗本歸源所應推先宜出據列蕃齊光魯衛明公高枕論道燮理陰陽則天下和平災害不作福慶與大宋升降享年與松喬齊久名垂萬代豈不美歟弘本有遐志挾纂言由是固自陳請乃降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六年弘又上表曰臣聞異姓為後宗周之明義親不在外有國之所先故魯長滕君春秋所美楚出棄疾前史垂誡矧乃茂親明德道光一時述職侯甸朝政弗及而以庶族庸陋浮華之臣超踰先典居中贊契豈所以憲

章古式緝熙治道驃騎將軍臣義康徽猷淵邈明德彌劭敷政江漢化被荆南縉紳屬情想樂當務周旦之寄不謀同詞分陝雖重比此為輕臣實空闇階恩踰越俯積素餐仰玷盛化公私二三無一而可昔孫叔未進優孟見弥展季在下臧文貽譏況道隆地昵義兼前禮臣於古人無能為役負乘竊位萬物謂何雖曰厚顏胡寧以處斯亡之懼寔疚其心乞解州錄以允民望伏願陛下遠存至公近鑑丹款俯順朝野改授親賢豈惟下臣

獲免大戾凡厥衆隷孰不慶幸若天眷罔已脫復遲回請出臣表逮閭外內朝議輿誦或有可擇詔曰省表遠擬隆周經國之體近述大易卑牧之志三復沖旨良用憮然公體道淵虛明識經遠毗翼艱難勲猷光茂俾朕獲辰居垂拱司契委成豈容高遜總錄固辭神州使成務有虧以重朕之不德邪深存體國所望寅亮驃騎親賢之寄地均旦奭還入內輔參讚機務輒敬從所執義康由是代弘為司徒與之分錄弘又表曰近冒表聞披

陳愚管實冀天鑒體其至誠而奉被還詔未蒙酬察徒
塵聖覽仰延優旨顧影慙惶罔識攸厝臣忝荷要重四
載于今既違前史量力之誠又微古人進賢之美尸位
固寵日積官謗旋觀周行興愧已後況在親賢朝野歸
德甫思引身曷云能補惟塵大典虧喪已多不悟天眷
之隆復垂恩獎名器弗改蒙寵如舊感遇自揆茫若無
涯臣義康既總錄百揆毗讃厥化忝厠下風諮憑有所
内朝細務庶可免竭神州任重望實兼該臣何人斯冠

竊不已爲爾推遷覆敗將及就無人事之愆必有陰陽之患伏念惟憂疹如疾首不知何理可以自安但成旨已決涣汗難反加臣懦劣少無此志進不能抗言陳辭以死自固退不能重璽置冰鮮食爲瘠祗畏天威遂復俛仰至於攝督所部料綜文案曹局吏役所須不多其餘文武皆爲冗長相府初建或有未克請留職僚同事而已自此以外及諸資實一送司徒臣受恩深重休戚是預義無虛飾茍自貶損伏願聖察特垂許順不令誠

訴其見抑奪上又詔曰衛軍表如此司徒宜須事力可
順公雅懷割二千人配府資儲不煩事送弘博綀治體
留心庶事斟酌時宜每存優允與八座丞郎疏曰同伍
犯法無士人不罪之科然每至詰譎輒有請訴若垂恩
宥則法廢不可行依事糾責則物以為苦怨宜更為其
制使得憂苦之衷也又主守偷五匹常偷四十匹竝加
大辟議者咸以為重宜進主偷十匹常偷五十匹死四
十匹降以補兵既得少寛民命亦足以有懲也想各言

所懷左丞江奥議士人犯盜贓不及棄市者刑竟自在
贓汙淫盜之目清議終身經赦不原當之者足以塞愆
聞之者足以鑒誡若復雷同羣小謫以兵役愚謂為苦
符伍雖比屋鄰居至於士庶之際實自天隔舍藏之罪
無以相關奴客與符伍交接有所藏蔽可以得知是以
罪及奴客自是客身犯愆非代郎主受罪也如其無奴
則不應坐右丞孔默之議君子小人旣雜為符伍不得
不以相檢為義士庶雖殊而理有聞察譬百司居上所

以下不必躬親而後同坐是故犯違之日理自闗令罪其養子典計者蓋義存戮僕如此則無奴之室豈得宴安但既云復士宜令輸贖常盜四十匹主守五匹降死補兵雖大存寛惠以紓民命然官及二千石及失節士大夫時有犯者罪乃可戮恐不可以補兵也謂此制可施小人士人自還用舊律尚書王淮之議昔為山陰令士人在伍謂之押符同伍有愆得不及坐士人有罪符伍糾之此非士庶殊制實使即刑當罪耳夫束脩之胄

與小人隔絶防檢無方宜及不逞之士事接羣細既同符伍故使糾之于時行此非唯一處左丞議奴客與鄰伍相關可得檢察符中有犯使及刑坐即事而求有乖實理有奴客者類多使役東西分散住家者少其有停者左右驅馳動止所須出門甚寡典計者在家十無其一奴客坐伍濫刑必衆恐非立法當罪本旨右丞議士人犯偷不及大辟者宥補兵雖欲弘士懼無以懲邪乘理則君子違之則小人制嚴於上猶冒犯之以其宥科

犯者或衆使畏法其心乃所以大宥也且士庶異制意所不同殿中郎謝元議謂宜先治其本然後其末可理本所以探士大夫於符而末所以檢小人邪可使受檢於小人邪士犯坐奴是士庶天隔則士無弘庶之由以不知而押之於伍則是受檢於小人也然則小人有罪士人無事僕隸何罪而令坐之若以實相交關貴其閑察則意有未因何者名實殊章公私異令奴不押符是無名也民之資財是私賤也以私賤無名之人豫公家

有實之任公私混淆名實非允由此而言謂不宜坐還從其主於事為宜無奴之士不在此例若士人本檢小人則小人有過已應獲罪而無奴則義歸戮僕然則無奴之士未合宴安使之輸贖於事非謬二科所附惟制之本耳此自是辯章二本欲使各從其分至於求之管見宜附前科區別士庶於義為美盜制按左丞議士人既終不為兵革幸可同寬宥之惠不必依舊律於議咸允吏部郎何尚之議按孔右丞議士人坐符伍為臯有

奴皁奴無奴輸贖既許士庶緬隔則聞察自難不宜以難知之事定以必知之法夫有奴不賢無奴不必不賢今多僮者傲然於王憲無僕者怵迫於時網是為恩之所需恒在程卓法之所設必加顔原求之鄙懷竊所未愿謝殿中謂奴不隨主於名分不明誠是有理然奴僕實與閭里相關今都不問恐有所失意同左丞議弘議曰尋律令既不分別士庶又士人坐同伍罹讁者無處無之多為時恩所宥故不盡親讁耳吳及義興適有許

陸之徒以同符合給二千石論啓丹書已未問會稽士人云十數年前亦有四族坐比被責以時恩獲停而王尚書云人舊無同伍坐所未之解恐 涖任之日偶不值此事故邪聖明御世士人誠不憂至若然要須臨事論通上干天聽為紛擾不如近為定科使輕重有節也又尋甲符制蠲士人不傳符耳令使復除亦得如之共相押領有違糾列了無等衰非許士人閭里之外也諸議云士庶緬絕不相參知則士人犯法庶民得不知若庶

民不許不知何許士人不知小民自非超然簡獨永絶塵粃者比門接棟小以為意終自聞知不必須日夕來往也右丞百司之言粗是其況如袁陵士人實與里巷關通相知情狀乃當於冠帶小民今謂之士人便無小人之坐署為小民輒受士人之罰於情於法不其頗歟且都令不及士流士流為輕則小人令使徵預其罰便事至相糾閭伍之防亦為不同謂士人可不受同伍之謫耳罪其奴客庸何傷邪無奴客可令輸贖又或無奴

僮為衆所明者官長二千石便當親臨列上依事遣判偷五匹四十匹謂應見優量者實以小吏無知臨財易昧或由疏慢事蹈重科求之於心常有可愍故欲小進匹數寬其性命耳至於官長以上荷蒙禄榮付以局任當正已明憲檢下防非而親犯科律亂法冒利五匹乃已為弘矣士人無私相偷四十匹理就使至此致以明罰固其宜耳並何容復加哀矜且此輩士人可殺不可謫有如諸論本意自不在此也近聞之道路聊欲共論

不呼乃爾難精既衆議糾紛將不如其巳若呼不應停寢謂宜集議奏聞决之聖旨太祖詔衛軍議爲允弘又上言舊制民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當以十三以上能自營私及公故以充役而考之見事猶或未盡體有彊弱不皆稱年且在家自隨力所能堪不容過苦移之公役動有定科循吏隱恤可無其患庸宰守常巳有勤劇况值苛政豈可稱言乃有務在豐役增進年齒孤遠貧弱其敝尤深至令依寄無所生死靡告一身之切逃竄

求免家人遠計胎孕不育巧避羅憲實亦由之今皇化惟新四方無事役召之應存乎消息十五至十六宜為半丁十七為全從之其後弘寢疾弘表屢乞骸骨上輒優詔不許九年進位太保領中書監餘如故其年薨時年五十四即贈太保中書監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劒為六十人侍中録尚書刺史如故謚曰文昭公配食高祖廟廷其年詔曰乃者三逆熾禍寔繁有徒爰初遵養暨于明罰外虞內慮實維艱難故大保華容縣公弘故

衛將軍華故左光祿大夫曇雲首抱義懷忠乃情同至籌謀廟堂竭盡智力經營艱險簡自朕心國恥既雪允膺茅土而竝執謙挹志不命踰故用佇朝典將有後命臧業不究相係殞落永懷傷歎痛恨無已弘可增封千戶華曇首封開國縣侯食邑各千戶護軍將軍建昌公彥之深誠密謨比踪齊望其復先食邑以酬忠勛又詔聞王太保家便已匱乏清約之美同規古人言念始終情增悽歎可賜錢百萬米千斛世祖大明五年車駕遊幸

經弘墓下詔曰故侍中中書監太保錄尚書事揚州刺史華容文昭公弘德猷光劭鑒識明遠故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太子詹事豫章文侯曇首夙尚恬素理心貞正竝綢繆先眷契闊屯夷內亮王道外流徽譽以國圖令勛民思茂惠朕薄巡都外瞻覽墳塋永言想慨良深于懷便可遣使致祭墓所弘明敏有思致既以民望所宗造次必存禮法凡動止施為及書翰儀體後人皆依倣之謂為王太保家法雖歷任藩翰不營財利薨亡之

後家無餘業而輕率少威儀性又褊隘人忤意者輒面加責辱少時嘗摶蒲公城子野舍及後當權有人就弘求縣辭訴頗切此人嘗以蒲戲得罪弘詰之曰君得錢會戲何用禄為答曰不審公城子野何在弘默然子錫嗣少以宰相子起家為員外散騎歷清職中書郎太子左衛率江夏内史高自位遇太尉江夏王義恭當朝錫箕踞大坐殆無推敬卒官子僧亮嗣齊受禪降爵為侯食邑五百戸弘少子僧達别有傳弘弟虞廷尉卿虞子

深有美名官至新安太守虞弟抑光禄大夫抑弟孺侍中孺弟曇首别有傳弘從父弟練晉中書令珉子也元嘉中歷顯官侍中度支尚書練子釗世祖大明中亦經清職黄門郎臨海王子頊晉安王子勛征虜前軍長史左民尚書太宗初為司徒左長史随司徒建安王休仁出赭圻時居母憂加冠軍將軍忤犯休仁出為始興相休仁恚之不巳太宗乃收付廷尉賜死

史臣曰晉綱弛紊其漸有由孝武守文於上化不下及

道子昏德居宗憲章墜矣重之以國寶啟亂加之以元顯嗣虐而祖宗之遺典羣公之舊章莫不葉散氷離掃地盡矣主威不樹臣道專行國典人殊朝綱家異編戶之命竭於豪門王府之蓄變為私藏由是禍基東妖難結天下蕩蕩然王道不絶者若綖髙祖一朝創義事屬横流改亂章布平道尊主卑臣之義定於馬棰之間威令一施内外從禁以建武永平之風變太元隆安之俗此蓋文宣公之為也為一代宗臣配饗清廟豈徒然哉

宋書卷四十二

宋書卷四十二考證

劉穆之傳穆之視不言者久之○視字上南史有直字

先是郡縣為封國者内史相並於國主稱臣○者内二字諸本並訛若自今據南史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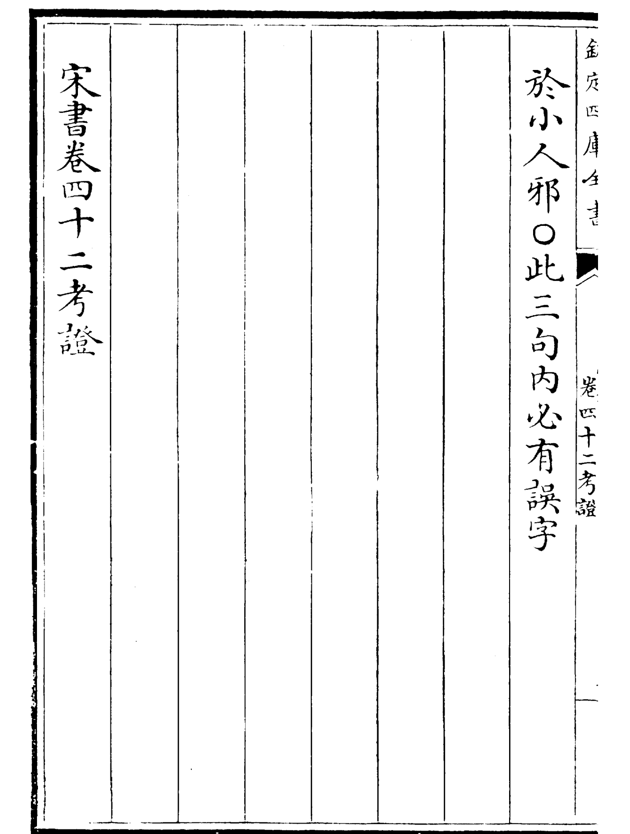
吾家黒面阿秀遂居留安衆處○留南史作劉

王弘傳使畏法其心乃所以大宥也○畏法二字似當在其心下

本所以探士大夫於符而末所以擒小人邪可使受擒

於小人邪○此三句内必有誤字

宋書卷四十二考證



謹案卷四十一第十九頁後七行太宗盡心祇事

諸本太宗訛世祖據上文改

卷四十二第十四頁後五行永初元年刊本元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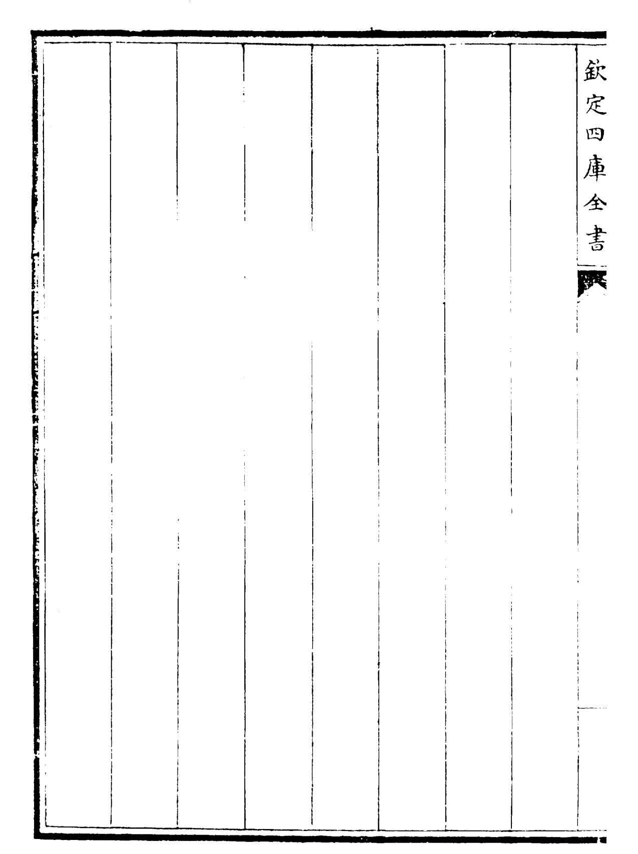
九據監本毛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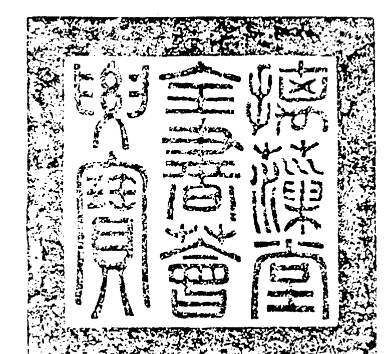
第十九頁前六行深存體國刊本體訛禮據監本

毛本改

第二十三頁後二行夫有奴不賢據下文不字下

疑脫必字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單勉中